

題目：孟婆

(一)

傳說，

夾著多少荒唐，多少無常？
攜著多少人情事變，多少真相？

因為存在著，所以貼近。
貼近地觸動著，你我。

來世今生的迴圈，早已刻下。

今世已知前生事，三生石上留姓氏。
來世不知今生事，飲湯忘卻三生事。

一片毫無邊際地黑。
鎖鏈喀拉喀拉的抨擊地面，發出陣陣聲響。

一排排行屍走肉的鬼魂，面無表情的牽動腳踝上的鐵鍊。
獄兵咕噥著，似乎對他們的行動緩慢抱怨著，有的獄兵甚至抽打著脫隊的魂魄。

喀啦，喀啦。不同的面孔，勾勒出前世的滄桑，但現下，卻套牢了相同的鐵鍊。彼此牽絆著，哪兒也逃不了，力氣似乎已經竭盡，已經沒有力氣喊叫。已經行走了漫長的一段路，眼前是沒有盡頭的灰黑，僅有的是獄兵們眼睛發出的青光。

令人不寒而慄。

腳已失去了知覺，麻木已不算什麼，想起行走前的經歷，更是讓每個鬼魂嘗受無數煎熬。這點路，已不算難過。

閻羅殿前。
瀰漫著肅殺的氣氛，令人不禁寒慄。

獄兵推上了一位年壯的小伙子，強壓下他的肩膀，令他跪下。小伙子面帶不

善的呸了一口，似乎不了解這是何地，發生何事。

獄官奏上了一本竹冊，上頭密密麻麻的條理記載了他的生平。

閻王點了點頭，順了順長而茂密的鬍鬚，便道：「來者可知此為何地？」

小伙子拍了拍衣袖上的灰塵，兀自起身答：『笑話，本大爺膝下有黃金，田家村無人不知無人不曉，何來此地俯首於你？笑話笑話！這般夢境，我早已見慣，但俺現實為大爺，夢裡亦是！』

閻王似乎對此情景已司空見慣，「田氏本為村上行善世家，但，正所謂富不過三代，家傳於你，敗在於你。」

田氏不屑的答道：『你少用審判的語氣質問我，我何做何為，干你關係？』

閻王默默地翻了單薄幾頁竹冊，便道：『來者田武，居心不軌，多次行己之慾，仗己之勢，侵害良家女子，此罪何辦？』

田武緘默了許久，時間對他而言彷彿靜止般，他吞了吞口水，夾雜著胃酸的滋味，感到相當不好受……

環繞了四周，左右兩旁排滿了青眼莊嚴的獄兵，各個不發一語。

寒氣似乎有些逼人，也冷醒了自個兒的腦袋，似乎了解發生了什麼事。

倏地，閃過腦袋的，是家中丫環，眼光挾著淚，冒著紅絲，咬牙切齒的臉孔。手上拿著利刃，在夜半夢驚的瞬間，離開人世。

「判，十八層，刀鉅地獄。」閻王道。

（二）

這天，太陽特別地熾熱耀眼，彷彿要照亮些什麼，喚醒些什麼似的，出奇的熱。但街上的人們各個卻無視烈日的曝曬，正午時分，市集你一句我一句，好不喧鬧。打麵桿子的大伯放下麵粉桿和隔壁賣糖葫蘆的老王指指點點著，對面麵館子的饕客也都議論紛紛，二樓甚至有些人探出了頭和隔壁住家不約而同的看著同個方向。

城鎮上有兩個勢力，分別佔據重要的地位。王氏和田氏，皆為地方上首屈一指的富有人家，家財萬貫。王老爺在地方上造橋鋪路，建設書院，鎮上的雜貨店、衣料店、染坊……許多生活用品的貨源，幾乎都是王老爺包辦。其宅心仁厚，地方上的百姓都將之歸類為溫和派。田員外則反之，在地方上逞凶鬥狠，作威作福，總是以自己的權勢來壓榨百姓，開賭場、建造風化場所，在地方上勢力也不容小覷，所以百姓將之歸類為激進派。但是，田氏和王氏都有相同的特點，就是彼此之間都擁有官場勢力，這點不分上下，也常常藉此互相較勁。

住在這城鎮上的人們，一點兒也不想得罪哪一方，哪怕是透漏一點點自己的意識，就會被另外一方的人封殺，在這鎮上也會變的無法生存。於是百姓各個都存在著彼此的默契，就是能夠不要淌這渾水，就避而遠之。

但今兒個卻十分異常，大夥聚在市集，有的在麵館、有的在外面小攤販。一群一群地，都討論著平時大家不願意去閒言的話題。

「田員外和王老爺，都這麼巧地只擁有這麼一個兒子，這事情鬧大，還真的是名聲都掃地啦！」右手拿著麵桿子的大伯壓低聲量的對老王說。

『這兩邊鬧上官場，我看也會不了了之。不過依我看哪，這田員外個性火爆，王老爺也不是個省油的燈。這彼此之間，一定會鬧的不得安寧啊！』老王嘴中嚼著自個兒煮的糖葫蘆說。

「這事情鬧的真是難看啊！」一旁經過的大嬸，掏出了幾分錢，向老王買了一支糖葫蘆，接著說：「聽說王老爺的兒子喜歡上了田員外家的丫環啊！這，門不當，戶不對的，怎麼著啊？據說王公子本來打算帶田家的丫環私奔，卻被田家那小混混給知道了，之後就對小丫環來個霸王硬上弓！卻被小丫環極力抗拒，之後就……」

『就……，就怎麼著？大嬸，你不要吊俺的胃口嘛！』老王焦急地說。

啪嗒啪嗒，忽然從遠而近的傳來陣陣馬蹄聲，五六匹馬疾馳而來，許多看熱鬧的人群也就讓出了一條路出來，好給官老爺經過。因為大夥兒知道，好戲才正要上演。

「就在小丫環極力反抗的過程中，她順勢拿著髮髻，往田家那個小混混的心窩給這麼一刺，聽說是沒再醒來了。」大嬸像是說書般，將這個才發生不久的消息，講的相當生動，像是感同身受一般。

幾個衙役隨著巡撫來到田家大院門前，在眾多人紛紛擾擾中，突然傳出急促的吶喊聲。

「大人，大人！事情不好了，不好了！」一名年輕的衙役一臉慌張的跑了過

來，踉蹌到了巡撫面前。

『莽莽撞撞，所為何事？』巡撫故作鎮定的說。

「稟告大人，失蹤的…失蹤的丫鬟，我們已經尋到，但…但是……。」衙役試圖想調整自己的呼吸，但顯得其更加緊張。「但是我在城外的河堤旁，發現…發現王公子和田家丫環的屍體……。」

百姓一片嘩然，彼此間交頭接耳著。

這時太陽悄悄地被烏雲覆蓋，漸漸地藍天蓋上一片面紗，渲染了整片地灰。

(三)

喀啦。

寒氣依舊逼人。氣氛依舊肅殺。

也不知道一直向前走了多久，一群人循著獄兵的指示，逐一前進。

王公子也在這些鬼魂中，大夥或許是剛離死去的時間不久，所以各個的表情都相當猙獰。但都啞巴吃黃蓮般，有苦難言。

王沁在隊伍中相當突出，因為他的表情格外鎮定，不同於其他剛死去的鬼魂。有的死相痛苦，有的部份殘缺，令人作嘔。王沁大概猜到這裡是什麼地方了，但是他一點兒也不在意這是不是所謂世間說的，死後該去的地方。

「豫兒呢？她有在這裡嗎？」王沁不顧腳踝上是否被鐵鍊扯的疼痛，一心只想找到田家的丫鬟，不停地左顧右盼。

犀利的綠光這時掃了過來，獄兵的眼神令鬼魂們相當畏懼，這時又冷不防的在王沁的身上給抽了一鞭。『王氏，今日你已是地獄亡魂！不得再流連人世。你以往所做所為，都必須自己承擔。』

「且慢！」遠方傳來宏亮的疾呼，震懾住所有鬼魂。

「閻王爺有令！亡魂王沁，速速押至閻王殿。」聲音之宏亮令在場所有的鬼魂都畏懼三分。獄兵也不敢怠慢，倏地，架起王沁，裊裊雲煙之後，便消失的無影無蹤。

閻王殿前。

王沁不自覺得有點作嘔。肚子不自覺得有些翻騰，胃酸不斷地侵蝕他的舌他的嘴，身體也不聽使喚地顫抖。沒有說書人口中說的隆重華麗，反之只有幾張几

案。幾個獄兵，眼中依然冒著刺眼的青光。長案後方坐著一位……，似乎是閻王罷？隔著寒氣，迷濛中，看不清形體，難以捉摸的樣貌下，有種無形的霸氣。

寒氣依舊逼人。

「來者何人？可知此為何處？」聲音的語調平穩，但同那傳話聲，相當宏亮，也令人相當震懾。

王沁咬了咬下唇，倒抽了幾口寒氣，說：『在下王沁，來自王家村，在世無所求，只求家中平順。寒窗苦讀，也只為功成名就。但……』

閻王打斷王沁，便道：『你可知你為何輕易斷送自己生命？你可知此罪何判？』閻王在桌上重重的拍下：『傳，亡魂李豫。』

王沁聽到豫兒的名字，身子微微一震，他透徹的雙眼，四處張望著。

閻王不等王沁有任何反應，倏地是令牌一扔。

『判，五百年，人世輪迴。』閻王印記一押，又是一陣雲煙，王沁消失的無影無蹤。

（四）

有別於先前的景象，這裡是來來往往的鬼魂，四處流竄，彼此間喧嘩著，交談著。沒有肅殺的氣氛，也不再寒氣逼人。

獄兵前來鬆解王沁的腳鐐和手銬，示意他往前面走去。前方是個三合院式的大宅院，比起王沁的家，不知道大上幾倍。門前聚集著一群又一群的鬼魂，再往裡頭走去，中庭熙熙攘攘，大夥你一句我一句的，相當嘈雜。院前有著建造精細的假山淺湖，湖上小橋搭配著涼亭。湖水清澈見底，湖中偶而看見幾尾錦鯉悠遊其中，拉起湖面的漣漪。淺湖旁有著綠蔭青草，之中還夾雜著幾株鮮花，顯的生命力盎然，跟之前的景象，截然不同。

看著看著，有點目眩神迷了，像似心靈被掏空後，重新又注入些什麼……。去除了心中所有的雜念，然後像四周環境一樣，明亮而潔白。剎那間，這莫大的空間，像是染坊的墨水傾倒，迅速的吞噬了整片白，又恢復到那陰暗寒冷的黑。

令人感覺無助和淒涼。

這時大廳前的燭火燃起，而後連帶著四周的燭台都一一點燃，連綿著橋墩，延綿著湖畔，莫大的宅院因燭火延伸的無邊無際，直到燈火通明。寬廣的使王沁更感覺自己的渺小。

宅院內外一片鴉雀無聲，從黑暗到綻放光明來地有些快速，所有鬼魂都停下了動作，禁聲不語。直至最後一只燭火在地平線的那端綻放光亮，眾鬼魂才回神般的繼續動作。但卻變得相當有秩序，大夥依序由外而內，逐漸集中到中庭，像是排練許久的，漸漸地圍成一個同心圓，沒意識地繞著。

啪嗒，啪嗒。

燭火燃燒枯柴的聲音，在寂靜下顯的格外清晰。

最後鬼魂們繞了個巨大的圓，像是個面積廣大的八卦圖。但奇怪的是，男女卻被分開，然後各自地繞著自己的那半圓，有規律的踏著步伐。在一旁的王沁看的相當驚訝，卻又目不轉睛。接著他感覺到衣角有微小的力量在扯動，發現在身旁有個孩童般的靈魂，示意他繼續往前走。

過了半晌，前方的鬼魂不再繞圓，逐漸地匯集成排，男女各成一排，往著大廳移動。經過了大廳，來到後院，依舊是莊嚴華麗，燭火依舊是延綿無際，但是不同的是，魂魄的面孔不再是猙獰難堪，五官不再是缺陷不全。換來的是五官愈顯清晰，面容愈變和善。王沁悄悄地跟在隊伍後方，小靈魂指引著前進，王沁也就跟著東瞧瞧，西望望的前進。

後院的盡頭是座大拱門，門是敞開的，但是環境中夾帶著一份不同於剛才，有種不安寧的氣氛。果真不錯，遠方傳來銳利的青光，拱門兩旁佇立著兩名獄兵，過了拱門過後，依舊是莫大的空間，前方卻多了左右兩大排的獄兵，炯炯有神的發出犀利的青光。但卻反常的荒蕪，不再是方才的壯觀華麗，空氣中還嗅的出幾分寂涼。

隊伍漸漸停了下來，前方有幾位女子，其中有位女子身旁也有著幾個類似王沁身邊的小靈魂，他們正忙著遞碗給那位女子，女子的身後有著一桶約兩尺半的大爐子，正滾燙地不知在沸騰著什麼。爐子後方煙霧瀰漫，之中隱約地看見是座橋，橋旁是座巨石，巨石上刻著「三生石」。

三生石在女子的後方顯的更為巨大，在隊伍後方愈瞧這女子愈是熟悉，這輕柔的體態，嬌小的身型……

倏地，王沁拔腿直奔，一直穿越無數的魂魄，直往前方跑去。這一跑似乎造成了一些騷動，獄兵的眼神漸漸注意到王沁身上，小靈魂也使盡全力的扯著王沁的衣袖，他則是不顧一切的撥開其他鬼魂。女子似乎也發現了有些異狀，轉身往騷動方向望來，在四目交接過後，王沁看見了女子臉頰有兩行溫熱。她嘴中喃喃地像是對王沁訴說些什麼，就簡單的兩字，接著是感到一陣暈眩。

「豫兒……。」王沁用盡最後一絲氣力說，然後緩緩倒下。

(五)

像是掉進無底的漩渦，小腿反射性的抽動了一下。王沁感覺整個腦袋都相當的沉重，渾身也使不上力，勉強的用雙手將身子撐起，就氣喘吁吁。接著他環顧了四周，是間典雅的廂房，廂房只有簡單的幾樣擺飾，和一套桌椅。桌上僅有一壺茶和幾只茶杯，一旁燃著檀香，而那味道跟在大宅院廳堂的氣味很相似。

「你可終於醒了啊？」門外傳來女人的聲音，接著門被輕推開來。

眼光迅速掃過了聲音的來源，發現進門的是位婦人，身穿桃紅色的長袍，頭上的髮髻閃閃發光，跟普通人沒什麼兩樣，但眼睛卻異於常人。婦人的眼白冒著血絲，眼珠子卻相當雪白，白的叫人發寒。

「你可知你剛剛的舉動，可是觸犯天條，是要受皮肉之苦的。」婦人用平穩的語調輕輕地說著。「凡人這輩子的所作所為，是得經閻王審判輕重，而後裁決。重則判入地獄受苦刑，亦或是重新投入輪迴，去感受人世間所有的責難。」婦人語重心長地說，接著拎起桌上的茶壺，為自己添了杯茶。「而閻王所判之輪迴，是六道輪迴，其受生於不同的世間，成為不同的生命型態。而這些細節，則是由我判定。我的眼睛能夠看清你累世的一切，你的所作所為，都是我裁決的依據。或許你還不清楚我到底是何方神聖，套用世俗間的稱呼，應該稱作『孟婆』罷！」孟婆頓了頓，拿起了桌上的茶杯，淺淺的啜了幾口。

『如果方才有冒犯之處，請多多包含，在下並無惡意，只是……』王沁急促的為剛才的冒失辯解，卻顯的格外緊張。但是孟婆卻打斷王沁的解釋，說：「我知道你的內心在想些什麼，所以我並不介意你方才的所作所為。我的職責除了掌管輪迴，還有世俗的思念。」

『思念？』王沁不解的搖搖頭。

「對，人死後有太多無法去除的遺憾，那種意念會形成許多細絲。其中最難斬除的就是思念。思念的細絲雖然視死者意念的大小而有所差異，但究常理而言，情絲最為繁雜，且不易斬去。」孟婆若有所思，過了半晌，接著說：「事實上，孟婆不只有一個，我只是負責管理她們，還有輪迴的判定。因為情絲若無法褪去，就無法再轉世輪迴，就像你暈眩前看到的景象般，有幾個女子在打理著那些魂魄，好讓他們轉世投胎。」

『那方才，方才我看見的女子，是豫兒，是豫兒嗎？』王沁激動的說著，卻感到相當無力。

孟婆起身將王沁扶上椅，接著說：「五百年，那位小姑娘選擇了五百年，只

為了再見你一面。」

「蘇豫的魂魄，因為發出的思念綿延不絕，意念的堅定使得情絲多且冗雜，無法去除。本因打入地獄受皮肉之苦，但她甘做孟婆，只為再續一次那未完的姻緣。」孟婆指了指王沁，接著說：「而她的思念，是我未曾看過。她思念的堅深，強大到三魂中的一魂，也就是你瞧見的小靈魂，獨自幻化成氣狀型態，去引領你前來。」孟婆深深地吸了口氣，緩緩地長嘆。「我看的出你的情絲同於蘇豫，細密且交織的複雜，我想，或許我真該替你們做些什麼。」

『真……真的還有辦法能夠再相會嗎？』王沁謹慎的道出每字每句，深怕一個錯誤，就再也見不到豫兒。

「方法是有，但……」孟婆欲言又止的說。

『不管什麼苦痛，我都願意嘗試！我只想再見到豫兒，哪怕只有一面……』王沁激動的說，但換來的又是一陣咳嗽。

「好吧！因為你們兩個的情絲都太過深長，就因為情絲的力量驚人，所以兩者之間必定不能連結，否則將會玉石俱焚，魂飛魄散。如果要使這五百年間都不會有連結，就要彼此在不同的空間。不過因為你們的情絲我從未見過，所以為了減弱這力量，還必須從你三魂中抽取一魂。然後這五百年間，你得一直輪迴。」

『我願意，我真的願意，只要能夠再見上一面……』哽咽之後，王沁感到一陣鼻酸襲來。「待我說完。」孟婆揮揮手，示意要他冷靜，然後說：「但，你要知道，必須要抽取的三魂中之一魂，是主掌記憶的，也就是說，你對她將沒了這些過去回憶，而且在剩下兩魂的主掌下，人類在思維上會有所缺陷。我懂現在的建議你都會赴湯蹈火，不顧一切的去搏。但最重要的是……」只見孟婆輕輕閉上眼睛，娓娓的道：「要是妳們真有緣連結上了，情絲會愈漸茁壯而轉變為不可收拾，所以，遇見後，在你們的情絲交織前，牛頭馬面將會取你們之一的魂魄並使之魂飛魄散。」

『也就是說……？』王沁疑惑的喃喃自語著。

「也就是說，要是有幸再見面了，那也只是短暫的片刻罷了。」孟婆象是語重心長的說著，接著又嘆了一口氣。

『魂魄煙灰雲滅我也在所不惜。』王沁抿了抿下唇，握著拳說。

「喝下它吧。」孟婆手指輕輕觸碰茶壺，接著輕輕一揮。茶水慢慢地沸騰了起來，然後孟婆將茶壺拎起，倒到另一只杯子裡。王沁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茶杯，牙一咬、眼一閉的就將它飲盡。感覺入口是淡淡酸甜，接著是一陣苦鹹。強

忍住作嘔的感覺，勉強吞下後，是辛辣強襲而來。飲下後的瞬間，孟婆消失的無影無蹤，而後桌椅開始崩塌，四面牆變為流沙，大宅院就這麼隨風而逝。眼前的景象令人措手不及，當一切都不見蹤影後，是永夜的黑。

一陣恐懼之後，王沁以為這只是欺騙的幻境，是假的。

原來這就是絕望。

王沁兩頰的眼淚像是潰堤般的不停宣洩，所有人生的記憶不斷的閃過他的眼前，直到最後的影像由模糊到逐漸清晰。

是豫兒，是他們四目交接時的畫面。是豫兒，她嘴唇微動地喃喃對王沁說了些什麼，是豫兒……。

是她兩行淚滑下的畫面，那讓人心糾結的難過。

眼皮漸漸變沉，眼前不再有景象，又是一片漫無止境的黑，接著是一陣驚呼。

「林先生，恭喜你！是個男孩兒！」嗚哇哇哇！手術房內，傳來一陣嚎啕大哭。

（六）

如何讓妳遇見我，在這最美麗的時刻

為這

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，求祂讓我們結一段塵緣。

頭彷彿一陣暈眩，像是跌入深淵，重重一摔，倍感驚嚇。忽地，寒風撲面而來，使他感到有些疲憊，於是起身拍了拍身上的雜草，揉揉雙眼，眼前是一間古老的廟宇，於是好奇地像個孩童般，走近門東瞧瞧西看看，黑暗中夾雜些許光明，一盞燭火輕晃晃地照映著一位公子，一位古代書生般的模樣。

「轟隆隆！」一陣雷聲將熟睡中的宇義給嚇了醒來。

『又是這個夢啊……。』宇義抓了抓雜亂的頭髮，這個夢好像在暗示他些什麼，但卻對這個夢相當不解，因為這一個禮拜下來，已經作過三、四次這個夢了，而且是相當深刻，相當清楚的。

起身看了看時鐘，發現已經下午兩點多了，宇義翻了翻日曆，發現還好今天是假日，不用擔心上班，決定要好好休息一下的他，隨手抓了件外套，便騎著車出門了。

騎著機車一直北上，總不免會遇到春神午後為大地的一番洗禮。在經過新台五線的漫長直線上，眼前一路霧茫，斜風細雨毫不留情的打在大街上，漸漸地，烏雲密佈天空，籠罩著大地，熟悉的景色一一模糊，渲染了各地的朝氣，填滿了灰。一路經過了孩童時期記憶模糊地松山，高中時期青春璀璨地七堵，最後緩緩鑽進這群山遍佈，海港圍繞的狹小城市。『是的，基隆，仍舊是雨都的妳，我回來了。』宇義口中輕輕地說著。

一往常般，習慣地繞到離舊家不遠的那間咖啡廳—老地方。好像一直是這樣稱呼它的，它陪了宇義走過了許多時光，儘管快樂、哀傷，甚至是累了停下來歇腳，依然還是他沉澱的所在。

進了店門將頭髮上的水滴順了順下來，借了幾張衛生紙打點完身上的衣服後，依舊挑了個靠窗的角落，點了杯烏龍奶，然後倚著窗往外瞧，這是他的習慣。他總是想著，人生在世是矛盾的，事實上到底是我們隔著玻璃窗看著外面世界，還是事實上我們是待在一個狹小空玻璃罐裡，好讓外面世界的人們仔細睥睨著我們？風伯雨神繼續為大地鳴唱著，抨擊窗面的跳珠，淡淡暈開，倏而形成一層薄霧。眼前漸漸感到一陣模糊……

書生挺直的胸膛，不為所動的跪著，宇義也就這麼著在廟裡，亦或是夢裡，待上了七天。七天，書生仍如同往常般的跪著。時光飛逝，破窗外的景物快轉似地跳過數個朝氣蓬勃的春，寒風刺骨的冬。書生依然屹立不搖，往常般堅毅地，跪著。夜晚月白風清，宇義悄悄地，瞧著。明朝末年到了英法聯軍，歲月改變的迅速，他依舊待著、望著。一切都是那麼的不可思議，一切都是這麼的咋舌稱奇。不知渡過了多少寒暑，宇義起身抖抖身子，拍拍雙頰，試著給自己打起精神，轉身，身後的匾額上刻著—「月老廟」。五百年，春來秋去。

宇義緩緩地走向書生，征住，眼前是張再熟悉不過的面孔。濃密的睫毛、洞悉的雙眼、厚實的下唇……。依然挺直胸膛跪著，就如同鏡子倒映般……

「是我。」

(七)

妳有妳的，我有我的，方向；

妳記得也好，最好妳忘掉，
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。

「砰！

砰砰！

砰砰！」宇義似乎被自己急促的心跳聲給驚醒。他左手壓著胸腔，試著調整呼吸，順勢環顧了一下四周，依舊是在咖啡廳，但似乎是睡了好一陣子，牆上的時鐘走成了直角，夜幕低垂，雨也早已停歇。「又是一樣的夢啊……。」宇義總覺得有些古怪，但又說不上來那種感覺。

「叩叩！」一旁的玻璃窗傳來細微的敲擊聲，下意識的往身旁一瞧，是位年輕的小姐，當她目點似漆的雙眼與宇義交會時，彷彿有股電流通過全身，他呆滯的說不出話來，但這種感覺他卻相當熟悉，卻也無法言喻。接著隔著窗的她拿出了張紙，在上頭寫了兩個字，之後對了紙比了比，似乎是要語義看那上頭的字。

語義怔住。

心跳又逐漸加快，像是方才的感覺，令人喘不過氣來。宇義的腦海開始閃過無數他不曾接觸過的記憶，有古代的、也有現下的、有年幼的、也有老邁的。宇義抱著頭，因為感覺太多的東西流竄在他腦海中，使得他疼痛不堪。他想吶喊，卻一個字一個音都發不出來，他想逃離，四肢卻不聽使喚。

宇義大口喘著氣，早就已經是汗流浹背，他又瞧了瞧窗邊，女孩兒還在，但表情卻是滿臉擔憂，宇義看了看女孩手上的紙卡……

『等我。』上頭這麼寫著。

他懂了，他想起了雖然門不當戶不對，但他們曾經相愛過。

他懂了，他想起了豫兒不畏田氏的欺凌，一心只愛著他。

他懂了，他想起了他們反抗人世間所有的一切，而選擇了一起殉情。

他懂了，他想起了最後在地府見面，豫兒似乎想要說些什麼……。

蘇豫雙頰早已涔涔地兩行熱淚，剎那間，數道光芒乍現，刺眼的令人睜不開雙眼，王沁靈魂中被封印的情絲，因為和豫兒同存於一樣的空間而引導，瞬間綻放開來。這強烈的光芒，使得靜謐的黑夜彷彿白天般刺眼。王沁的情絲愈是開展，所經四周，都被震碎成細碎的流沙。店家的客人，街道上的行人，大夥都驚慌失

措的逃命。

王沁和蘇豫的愛情，早已越過言語，他們緊緊相擁，誰也不想離開誰。此時王沁和蘇豫的情絲互相糾纏，圍繞，變的更是巨大且複雜。倏地，「碰」的一陣爆炸聲，將她們的肉體炸開，隔著一條街。

王沁拭了拭嘴角邊的鮮血，霎時，天空閃過幾道光芒，是幾個熟悉的面孔。孟婆身後跟著牛頭馬面，其又帶著幾位獄兵，雙眼發出寒冷的綠光。

「將王沁的三魂都給我拿下！」孟婆命令著，牛頭馬面和獄兵都不敢怠慢，咻地一聲，都來到了王沁的肉身旁。

「拿下！」孟婆話語一出，雖然她的雙眼雪白，表達不出內心的感受，但她卻著著實實的感覺到有些悲慟。

王沁對蘇豫淺淺一笑，也向孟婆點了點頭，感謝孟婆答應了跟他的約定，當兩者碰面了，所取的魂魄，王沁希望是他。

『且慢！』天空忽然來了一陣雲氣，幻化成一位白鬚老翁，是月老。

「月老，咱們說好輪迴的世間情愛也由我判決，你怎麼……？」孟婆看到月老突然前來，似乎有些訝異。

『不不！老衲並無干涉之意。這孩子魂魄在老衲的神像前跪求了五百年，而且他思念之堅定是老衲未曾見過啊！這孩子與我有緣，與其讓他魂飛魄散，不如……老衲有個見解，不知可不可行？』

「月老請說，在下洗耳恭聽。」孟婆道。

『這孩子與我結緣，且為人敦厚老實，判其魂飛魄散，老衲有所不忍。恰巧我的任職期限也快到了，我希望這孩子，能夠接手我的工作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這孩子的情絲如此鞏固，他應該是最好的人選。且這孩子雖犯了過錯，但，只要在這工作上做的公正，將公抵罪後，方能再投胎轉世，甚至再結一段緣。』月老輕輕的咬破手指，泛出的鮮血神奇地變成一條細長的紅線。月老將線分別繫在王沁和蘇豫的小指上。『孟婆，這是我的保證，可以罷？』月老拱手對孟婆微微鞠躬的說。

「這兩個孩子有我們兩位幫忙，真可謂三生有幸了。」孟婆點了點頭，回應了月老。「蘇豫聽命，因前世之罰未了，且今日妳干擾人世作息。判，接掌孟婆之職，六百年。期滿則可返陽做人。」孟婆像是如釋重負的說著。

『還不快謝命孟婆！』月老催促著，『等到你們期滿投胎後，老衲賦予你們的紅線將會使你們再結一次緣，老衲的紅線可以完全克制你們的情絲，所以這次的緣分，是重頭來過，所以，不要錯過啊！』月老莞爾的道。

「謝謝月老大人！謝謝孟婆大人！你們的大恩大德……」蘇豫和王沁不斷的磕頭感謝。

孟婆笑了笑，因為她看著蘇豫像是看見了自己，露出一抹淺淺的微笑。雙瞳的白也漸漸褪去。

月老則輕輕地來到了孟婆身旁，悄悄地牽起了孟婆了手。

因為他們知道，在他們卸下所有行李後，就可以在人世間再結一次塵緣。